

狼
神

希
望
出
版
社

运
新
·
华
著

狼 神

运新华

*

希望出版社出版(太原并州北路69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7.5 字数:100千字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 4 000册

*

ISBN 7 5379 2288 8/I·247

定价:10.00元



一场大雪,为大地铺上一层白毛毯,那么柔软,厚实,且富有弹性。

银灰色的山,银灰色的树,银灰色的村庄和茅舍……这一切,构筑成一个银灰色的梦幻

般的世界。

山睡了,树睡了,就连那欢乐的小河也钻进了乳白色的被筒里——没有蛙鸣,没有鱼跃,只有冰块冻裂时发出的咯吧声。

一弯细长细长的月儿,宛若夜的眼睛,一眨不眨地凝视着那山,那树,那河……

此刻,就在那雪地上,印下了一溜错落有致

的爪印。喏，有棉花状的，有梅花状的，还有鸟嘴状的；有的粗重有力，有的歪歪斜斜……

白儿在前面迈着小碎步，一溜小跑。它不时竖起脖子上的毛，一对野性勃发、在阴暗中闪着磷光的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前方。它肚子两侧的大奶子，悠来荡去，如同鼓胀鼓胀的布口袋。

白儿是一只母狼。它颈部有一圈儿白围脖似的亮色，这亮色从颈下垂皮一直延伸到后背，严严实实地盖住双肩，冷眼望去俨然一位雍容华贵的女王。

白儿的后面，紧跟着它的丈夫——大青。大青是一只公狼，一只强壮而高大的公狼。它的皮毛长长的，既暖和，又浓密。它不时支起一只耳朵，抬起沉重的、有棱有角的头，一对深深陷进眼窝里的黑眼睛露出阴森森的光。那冷冷的眸子里掠过一种神情，一种捉摸不定的神情。

它们的后头，是三只半大的小狼崽儿。它们都是细长腿，大脑壳，尽管有些笨拙，但精力充沛。虽然，它们的耳朵还像小狗那样东倒西歪，四肢却相当有力了。它们一个个都愣头愣脑，样子

差不多，可白儿却能毫不费力地把它们一一分开。喏，那个长得最大的，有一副宽宽的额头，叫大脑门。老二的鼻子有点扁，所以就叫它扁鼻子。那只长得最小的乖极了，小耳朵小嘴巴，一个名副其实的不起眼儿。特别令人好奇的是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它的后脖梗上长着一颗乳头状的肉疙瘩——每当喂奶的时候，白儿就用舌头舔它，舔得小家伙直哼叽，白儿便感到一种无限的慰藉……

这是白儿和大青第一次带崽们出猎。

按说，它们还太小，还不到捕猎的时候，弄不好会贻害终生。伤筋动骨倒不要紧，可怕的是第一次追击就被目标甩下来。那样，它们就可能从此失去自信和勇气，这辈子便永远成不了狼王，只能跟在别的狼后面拣点残尸剩肉了。可是没有办法，它们硬是要来。三个小东西仿佛商量好了似的，还没等白儿走出洞口，便被它们缠住了。你不答应，它们就围着你来回乱转，哼哼地叫；你走，它们就追。最后，白儿被搅得心烦意乱，便把它们领了出来。也好，那就让它们先观观阵吧。再说，小家伙们都长大了，扔下也不放心……

崎岖的山道渐渐变宽，变平。

白儿放慢了速度，大青也显得紧张起来。可那三个小东西却像三个调皮的小男孩儿，欢快地奔跑，跳跃，不时还打个滚儿。它们激动不已，本能地嗅着空气，兴奋异常。白儿低吼着，不让它们由着性子来，更不准它们在山道上超过自己……

这是一个不大的小山村。

月儿就那么静静地照着，照着山坡上的树林，照着冰雪覆盖的小河，照着那片乱坟岗子。远远地看去，这一切都镀了层亮亮的银粉，变得柔和起来。村口的路边有一汪泉，泉水极旺，再冷的天它也不结冰，就那么呼呼地冒，汨汨地流……

在如水般的月光下，那小村先还跳动着——盏两盏油灯，萤火虫似的，倏尔便熄了。隐隐约约地，可以听到男人们的呼噜声，女人们的叹息声，还有老人们的咳嗽声。孩子们白天玩乏了，早就进入了梦乡，时而冒出一两句谁也听不懂的呓语……

小村睡了，睡着了的的小村显得格外宁静。

这时，白儿带领着它的全家偷偷潜进了村子。村子里，有三十多间草房，一百多口人，四匹马，五头牛，十几口猪，还有数不清的鸡鸭鹅狗。当然，除人马牛，其余的全不在话下，可白儿却变得格外谨慎、小心——今天，它要选一个十分可靠而实惠的目标。

沿着落雪的田埂，白儿屈下前腿匍匐前行。不时传来一两声狗叫，间或还有牲口打响鼻的声音。这声音使狼崽们激动不已，哼哼唧唧地呻吟着，焦急得连尾巴都打起颤来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去大显身手。这声音使大青也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它呼吸急促，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……

而白儿却镇定自若，不慌不忙地昂首前行。见状，大青和狼崽们便噤下声来，更不敢贸然而动。要知道，在它们这伙狼中，母狼就是狼王，就是核心，别的狼都得绝对地服从它的意志。

村西头的最后一家。

主人们已经酣然入梦，发出了或粗或细或重或轻的鼾声。

磨房里，一头毛驴在安静地吃草，悠闲地甩动着脑袋，不时地打着响鼻儿。因为没有争抢的，所以它嚼得津津有味，且慢条斯理……

白儿停下脚步，定定地望着那头毛驴。它用自己最得意的姿势半卧着，两只前爪交叉地伸在前面，头稍稍昂起。强劲脖子，高大的骨架和沉重的身躯，把又粗又长的尾巴严严实实收在身下，两侧的奶子更衬托出大腿的结实有力，俨如一尊纹丝不动的石雕。

大青和狼崽们也都停了下来。它们知道，白儿已经选定了攻击的对象。

大青注视着白儿的一举一动。三个小东西有点害怕了，瑟瑟地躲在柴堆后面。随即，好奇心占了上风，它们又都壮壮胆子，怯怯地探出头来。

白儿眼里射出两道绿莹莹的光，悄悄地潜上前去。

它的身子紧贴着蒙雪的枯草败叶，大气不出，尽可能轻柔地向前爬行，一直摸到正在倒嚼的小毛驴身后的阴影里，而且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那暂时尚未受惊的眼睛。

小毛驴的眼睛虽然很大、很亮，耳朵虽然很大、很长，可它却什么也没有听见，什么也没有看见——贪吃的毛病害了它。它用自己咀嚼干草的响声，掩护了偷偷袭来的白儿。白儿稍稍蹲一下，身子像一张拉满的弓。突然，它出其不意，闪电似的冲了上去！

小狼崽们看得真真切切，不由自主地尖叫一声。它们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，没有离开原地。

这一叫不要紧，受惊的毛驴把脖子猛地一歪，白儿竟扑了个空儿！

这样一来可麻烦了。本来，白儿是想乘其不备咬断它的脖子，然后再吸干它的血，而现在，就必须改变原来的战术。

白儿张开大嘴逼向毛驴。毛驴惊恐地嗷嗷叫了两声，便奋力挣扎，试图挣开缰绳，可是没有用，还差点把鼻子挣断。于是，它也不得不改变策略，围着那根榆木桩子兜起圈来。

毛驴在跑，白儿在追，一前一后地周旋着。几圈之后，大青也加入进来。

狼崽们兴奋地呻吟着，仿佛在为父母们助

威。

最后，缰绳绑尽了，毛驴作茧自缚，把自己牢牢地固定在木桩上。它惊恐而绝望，愤怒地抬起蹄子来。白儿机敏地躲闪着，躲闪着，然后就像渔夫收网似的，一跃而起，狠狠地咬住了毛驴的喉咙！

母狼的牙齿是无坚不摧的。你看，白儿只那么用力一扭，毛驴的喉咙就被撕断了，它一声哀鸣，轰然倒地。接着，那血就像村口的泉眼，咕嘟咕嘟往外冒……

这冒着热气的血腥味儿，使狼崽们激动而又振奋，它们急不可耐地一拥而上！

要知道，狼们的生存，全凭瞬间的反应和一套灵活的战略。动作飞快而有冲击力，便意味着有享不尽的食物……

这下子，它们全家又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了。

咚，咚——

突然，就在这时候，两颗贼亮贼亮的球球射

向暗蓝色的天空，终于划破了夜的寂静，把大地照得通明。

接着，四周便噼里啪啦地响作一团。

白儿听出来了，这是枪声，令狼们心惊胆战的枪声。但这不像出自猎人的枪膛，也不像出自匪盗之手——他们没有这么多子弹，更不会如此奢侈……

再接着，就是哐哐的砸门声，就是女人们的惊叫声和孩子们的哭闹声。

老牛在哞哞地叫。

羊儿在咩咩地叫。

狗在汪汪地叫。

鸡鸭鹅在呱呱地叫……

小村，宁静的小村被一下子惊醒了！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村子里拥进了一些兵，穿着大头鞋，戴着皮帽子，端着枪，一个个凶神恶煞般的好逼人。膏药旗挥来晃去。指挥刀一划一划地，闪射出惨人的寒气。

乱嘈嘈的呼救声戛然屏息。人们蹑手蹑脚，你牵着我，我扯着你，悄没声地向小树林压过去，

仿佛一个个精灵。那个木偶般的指挥官发现了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轻轻地挥舞了几下战刀。于是，士兵们便端起枪，朝着黑乎乎的人影包抄过去。

最后，百十口人大都聚到了乱坟岗子上。

哒哒哒——

原来，这里架着两挺机枪，那连珠炮似的枪声复又响起。于是，人们就像秋天的蒿草被一片一片地割倒……

人们就像热锅里的蚂蚁，东奔西突，不时有人倒下，不时传来凄厉的惨叫……

士兵们疯狂起来，开始杀牲畜，抢粮食和衣物。

大鹅被一只只捉住，用麻绳系住它们的脖子，巴掌般的蹼就纷纷在空中乱划。士兵们就嘿嘿直乐。

鸡窝被打开，拽出一只便插在刀尖上，拽出一只便插在刀尖上，弄得鸡毛满天飞。

老牛被刺刀划开了肚子，热乎乎的肠子流了一地。

羊儿被砍下了头，挂在树杈上，烧得吱吱冒

油。

一只大黄狗咬住了一个大胡子的裤腿子，大胡子转身把长长的枪刺从狗的脊背一直捅到肚皮外，狗便哼哼着流尽了血。

猪没被杀死，全都用绳子捆绑起来。它们已没力气嚎叫，只是蹬腿哼哼着……

牲灵们全都浸泡在粘腻腻的血中。

死去的人们痛苦万状，东倒西歪地扑在地上。血从他们身下缓缓流出，融化了冰雪，浸润了土地，像蛇和蚯蚓一样向前爬去，爬去，直流进村口的泉井里。

不知道谁家的房子被点着了，冒出一股股乌黑的浓烟，呛得人们直咳嗽。

突然，噢的一声惨叫，从火堆里冲出一个年轻的女人。她披头散发，跌跌撞撞，怀里还抱着一个早已咽气的小女孩儿……

这突如其来的灾祸，把白儿一下子惊呆了！作为一只狼，它虽然是凶狠的，有时甚至很残忍，但却从未见过这样可怕的大屠杀！它和大青护着小不点儿，蜷缩在乱蓬蓬的谷草垛里，看着眼前

发生的一幕幕惨剧，整个心都痉挛起来。

刚才，它们一家被冲散了。大脑门和扁鼻子已不知去向。

白儿惊魂未定，且又焦躁不安，简直快要疯了。大青用温暖而湿润的舌头轻柔地舔舔它的头，又舔舔它那对黑黑的亮眼睛，于是，理智和信心才又重新回到了白儿的意识中……

白儿挨紧大青，并柔柔地望了它一眼。它感谢它为自己分担了恐惧，感谢它给了自己以冲出去的力量！

是的，冲出去，一定要冲出去……

蓦然，对面墙脚传来了两声哀哀的低嗥。随即，吓懵了的大脑门第一个跑了出来。它就像被剃去了脚后跟，摇摇晃晃，竟一下子撞在硬邦邦的大头鞋上。那家伙狞笑着举起刺刀，一下子就把它挑上了天！

白儿的脑袋嗡的一声，闪出一片空白。还没等它从麻木中醒来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扁鼻子的脑壳也被炸飞了，连哼一声都没有来得及……

白儿的心被吊了起来。倘若不是被小不点儿

缠住腰身，它准会像箭一样冲上前去，让那两个家伙的喉咙也血喷如泉！

大青眼里掠过一道凶光，这是复仇的信号。它轻轻地钻出谷垛，企图向杀害大脑门和扁鼻子的士兵发出攻击。可是，它刚想一跃而起，便被一串机枪子弹掷到空中，又纷纷落下，血淋淋慢慢倒向一边，四条腿抽搐几下就挺直了……

此刻，白儿觉得也被轰地炸开了，炸得四分五裂！大青最后痛苦的尖叫，临死前的哀号，它没有听见；士兵们嘶哑的狂呼和喧嚣，刺耳的枪声和喊叫，也好像一下子被推出去好远好远。

……

糟糕，小不点儿冲出去了！

白儿想唤，可喉咙却发不出声音；想上前阻拦，两条后腿却不听使唤。

这时，只见一伙士兵已将小不点儿逼到了墙脚。一瞬间，白儿痛苦而绝望地闭上眼睛，等待着那声枪响……

然而，枪声却没有响，士兵们发出一阵幸灾乐祸的狂笑。瞧，小不点儿可怜巴巴的，先是在父

亲的尸体上拱了拱，呜呜咽咽地哭两声。然后，又跑到大脑门和扁鼻子身上拱拱，再呜呜咽咽哭两声。此刻，它被吓呆了，吓傻了，浑身在不停地发抖。你想，它才刚刚懂事，眨眼间竟失去了三个伴儿，怎么能承受得了？

白儿想起自己的父母一夜之间被猎人打死的情景，心里不由一阵酸痛……

凶相毕露的士兵们又将小不点儿围在当中。

小不点儿惊恐万状、惶悚地嗥叫起来。它张开小腿，想攀上墙去，可是小爪子直打滑；接着它又想往树上爬，结果，刚爬了一半儿便跣溜下来，引得士兵们狂笑不止。

傻孩子，老天爷既然没有赋予我们爬墙上树的本领，你这岂不是徒劳？白儿心里说。

士兵们在狞笑。他们把小不点儿围在当中，用刀尖捅，用木棍敲，用鞭子抽——就像一群猫逮住一只可怜的小耗子，先不急于吃掉，而是欣赏着它绝望挣扎的情景，以反衬自己的胜利和强大……

太残忍了。